

一部傳習錄只驕吝二字可以蔽之姚江自以才智過人又於二氏有得遂其長以覆其短故一意排斥儒先蓋思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世以王與陸並稱實則不同王救陸又多欺已徇人之罪其不能遜志則一而已 讀傳習錄其損乃長傲遂非為文過輕自大而卒至得移其小失也姚江罪之大者祇朱子為異端本釋氏以為教所謂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者也茲夫傲然以生而知之自處自光舜孔子而外未嘗有所服膺尤其無恥之甚也

傳習錄序

門人有私錄



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為贅疣若遂守為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

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
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
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
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耶
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
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
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已故與之
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
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

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
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
事於此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
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
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
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
生之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
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
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

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于
篇首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南逢吉曰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錄者
不幸曰仁亡矣錄亦散失今之錄雖全
非其筆然其全者不可得而此序序錄
之意則備矣故仍置于首用以告夫同
志者焉

傳習錄序

傳習錄上卷一

同邑門人孫應奎重刊

舊本原是說字五形杜撰細律律又教字似自有其物一併痛瘳相
不計而有意求新字義意何嘗不包括在內若單說新字似惟見民之
而疑已

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

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

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

何其好此一
言以為不知相不
思之